

亲历龙国

——外国人眼中的民国丽水

[加拿大]威廉·塞西尔·麦格拉思 著

任莺 周率

编译

浙江省丽水市档案局（馆）



武汉出版社

亲历龙国：外国人眼中的民国丽水

前言

八百里瓯江上游的处州古城——丽水，早在4000多年前就有人类活动，始建于隋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悠久的历史 and 生态古文明蕴育了独有的人文气质。

在我们以城市记忆、红色记忆、地方文化、风土人情、特色经济、社会亮点等为主题的档案文化建设过程中，一册英文版旧书《亲历龙国》进入了我们“丽水记忆”档案挖掘保护的视野。

《亲历龙国》记述的是70多年前传教士们的亲历亲闻，作者没有刻意为宗教贴金，也没有戴着有色眼镜看丽水社会，流淌在笔尖和摄入相机的是一幅丰富多彩的社会世俗长卷，丽水人的淳朴、勤奋、坚韧、聪慧跃然纸上。

本书中收录的100多张丽水老照片大部分为麦格拉思神父于1931-1939年拍摄，其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记录了丽水天主教传教士、修女和教民的生活，丽水的交通运输、瓯江风光、民俗风情等，内容丰富，取材独特，且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是反映丽水丰富自然和人文底蕴的一份不可多得非物质文化遗产。

记录历史存凭据，传承文明利民生，我们档案局（馆）有责任保存和翻译出版这本《亲历龙国》，让这段尘封的历史为更多的人知晓。为此，我局（馆）组织骨干力量，与丽水学院任莺女士和文史爱好者周率先生合作翻译出版了《亲历龙国——外国人眼中的民国丽水》一书。这本书是上世纪30年代丽水社会的真实写照，是丽水乡土历史档案中的珍品。为更好地翻译和出版该书，我局（馆）工作人员和译者们查阅了大量馆藏民国档案，又赴宁波、杭州等地的档案馆查阅丽水天主教的相关档案，尽可能准确反映历史原貌。该书也是继我们编研出版档案系列丛书《丽水第一》、《军歌永不落——浙西南红军歌曲遗存研究》等丽水档案史料书籍后又一努力和尝试。

记住昨天，为了明天。如今的丽水，正走在跨越式发展的道路上，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艺术之乡、浪漫之都、休闲胜地”的美丽景色，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美好局面，与这本书所记述的上世纪30年代的丽水，已是天壤之别。对比之下，丽水儿女定会更加珍惜如今的幸福生活，努力建设更加美

好的明天。

丽水市档案局（馆）

二〇一三年九月十五日

原序

【威廉·塞西尔·麦格拉思】

刚到中国的头一两年，我们所带的东西里用得最多的当属相机和打字机。这段激情满怀的时光过去之后，我们不禁自问，所有这些曾让我们激动不已，让我们不停地拍照和写作的到底是什么？这些人、事、物依然存在，但我们已经变得熟视无睹了。最初的强烈的震撼已随时间的流逝而烟消云散。那个曾经热切地睁着一双好奇的眼睛东张西望的观众，如今却成了一尊不睹世事的呆板的铜像。

也许这正是为什么许多在中国多年的传教士，还有些被林语堂先生称为“中国通”的西方人，都没有出书讲述其在中国经历的原因吧。虽然他们往往并不情愿说，但他们随口说出的故事，都会令年轻人着迷。

“唉，他要是能写本书出来就好了！”

可是他不愿意，他说那是白费工夫。一个人写作的冲动，甚至那种西方式的看事物的能力似乎都会随着对事物的进一步了解而减退，尤其当这个事物正好是“中国”。假如你周围有我所说的这种西方人，在中国待了多年，深知“此国此民”，我敢肯定，他一定有过那样的冲动——把自己的见闻告诉大家！但那种冲动早就过去了。想到将来自己也会对这些经历渐渐淡漠，也许再也不会提笔，我虽然心怀惴惴，但还是决定在中国期间完成此书，将它付梓出版。

赶在那所谓的大智慧让我们永远沉默之前，谨让我献上我们在龙国所做的努力。

1938年1月6日于上海

第一卷丽水的人和事

四个小女孩

试试嬷嬷们的黄包车

我们是四个丽水教会学校的小女孩，不过平常我们可不是这样坐着车去上学的，哪怕是像今天这样天寒地冻的早晨。我们只是在玩，车子是嬷嬷们出诊用的。

现在我们丽水城里号称拥有四五辆黄包出租车，所以说也不算落后了。黄包车夫也不容易，在城里拉车要应付高昂的生活费，你看他的草鞋加上斗笠，就得花去十个铜板。

丽水小姑娘

这个小女孩在教会开办的学校里上学。教会还设立了免费的医疗诊所，每天都有几百人来这里接受治疗。

来教会学校上学之前，我们的小朋友在火柴厂里工作。她的任务是把火柴装进盒子里。工作起来，她的小手就像疾风迅雷一般。可就是这样干活，一天最多也只能挣到三分钱。

她的母亲是寡妇，空闲的时候就在家糊火柴盒，每一万只挣三角钱，相当于做三百三十只才得一分钱。这可不是我们任意编造的悲惨故事。在这里，人们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两分、三分或是四分一天，总比什么都没有好吧！再说，在这种只能勉强糊口的艰难生活里，每个铜子都是顶用的。

关于这孩子的其他故事就有点不寻常了。她的父亲是个鸦片烟鬼，三个月前死在监狱里。当时她的母亲带着她来我们这儿，哭着请求我们帮着买副棺材，由此我们才知道这母女俩的困境。

小姑娘很喜欢修女们，就是学校放假了她还舍不得离开。

做火柴盒者

“缝，缝，缝，
贫穷，饥饿和肮脏，
用一种忧伤的音调，
她一边缝衣一边歌唱。”

只需把这首诗里的“缝，缝，缝”改成“糊，糊，糊”；“贫穷、饥饿和肮脏”前面多加个“寒冷”，就成了糊火柴盒者之歌，丽水的糊火柴盒者。

从十一月直到次年三月，寒冷的风依然会唱着哀歌吹透中国人家的格子窗，而很多人的房子都以这种格子窗做墙，尤其是穷人。只有穷人才糊火柴盒，而且只有穷人中的穷人，才会让你看到他的家门口天天堆着山一样高的火柴盒。想想他们这样长年累月每天无数个钟头枯燥地劳动所换来的微薄收入，你不由地这样感叹：

“哦，上帝，
为什么大米这么昂贵，
而人却如此廉价！”

在加拿大，有没有哪种行业会让你觉得人和人工劳动也是这样廉价的呢？感谢天主，幸好没有。在我们国内，“手工制作”往往是质量的标志，是商家索要高价的理由。而在这里，样样都是手工制作。我们到中国，深感惊讶的一件事就是中国工匠的精湛技艺，比如银器，木雕，刺绣，家具以及各种手工艺品。

当然，这些有手艺的工匠都能以此谋得温饱的生活。这都是比照这里的生活水平而言的，与加拿大的生活水平相比，当然还远远没有达到那么高。那些没有其他技能的人只能去糊火柴盒，有些年纪大了，不能外出干活的老人也经常做这个活计。年老的女人们就拿它当针线活一样，天天糊，糊，糊。做满三百只（确切地说，应该是三百三十三只），就能拿钱。据我所知，差不多是加拿大的一分钱。

一万只火柴盒“成品”所得的报酬是墨西哥币一元二角。以目前的汇率，一元二角墨西哥币还不值加拿大的三十分。火柴厂把木料切成薄片提供给工人，同时还提供商标和一条条蓝色的磷纸片，但是糨糊必须自备。糨糊是用米熬成的饭浆，要

是你能加进一点面粉，那就更好了。可是面粉是要钱的，三百三十三三个火柴盒才一分钱，你怎么可能舍得加进一点儿面粉呢？

前一段时间我们去拜访当地的天主教徒，我们走到一家，恰好碰到老太太从工厂回来。看到我们，她特别高兴，热切地询问：“神父吃茶吗？”（原文以丽水话标注：Seng Vu Chih Tea）还没等我们说出谢绝的话，她已经把水烧上了。炉子是用一只五加仑的旧油罐做的，和那些船上渔夫们用的一样。

她的儿子是做糖的，他邀请我们品尝他的一些“样品”，味道还不错。我们问她这天挣了多少钱，她回答说：“二十个铜板。”她显得相当满意，还告诉我们要用这些钱去买点奢侈品，她的儿子们也都赞同她的想法。奢侈品！老天爷！二十个铜板才不过是加拿大的两分钱。两分钱干一天，大概做了六百五十只火柴盒！

我曾经问他们一天一个人大概能做多少，得到的回答是最快的人可以一天做八百只，这已经是最好的了。一些老人只能做一百三十只，以三百三十三只一加拿大分计算，你可以想象他们能有多少收入。

一次偶然的赈济能给这些穷人的生活带来欢乐，这并不是什么奇迹，而且这些人实在是应该得到救济。当嬷嬷们来到他们的破房子里，给他们看病，分给他们一些在他们看来十分昂贵的药物，却又一无所求，只为表示对自己信仰的虔诚，他们从心底里感谢上帝，感谢这些奇怪的女人们，感谢这些不远万里从大洋彼岸来帮助他们的人。也就是这样，这一整个地区的异教徒都经常接触到基督的仁慈。一开始，因为在平时的生活中很少见到这样的慷慨行为，所以他们很不理解，满怀揣测。正是这些慈善行为为发扬上帝的荣光铺平了道路，有了这些，我们的努力才没有白费，我们才能从黑暗中拯救更多的心灵。

贫穷

你也许听说过中国那令人难以置信的贫穷。但要想真正地认识到，你还是得亲眼去看一看。我这里可以举几个例子。

我们乘着小船去往上游的途中，注意到船夫用小火炉做完饭后，又把尚未燃尽的柴放在水里浸一浸，待火熄灭了保留起来下一次用。

更穷一些的人买不起柴，就到山上割草当燃料。照片上的两个少年，手拿镰刀和扁担，就是去往砍柴的路上。右边是我们坐的轿子，因为我们要下来拍照，而轿夫们也正要去路边的小旅店里用饭。左边那个泥炉灶就是小旅馆的一部分，上面还放着锅。

除了这两个砍柴去的少年，在山上还有许许多多的牧童，他们整天在山上或是水草丰美的山谷里放牛。其中有许多人是因为家里太穷，父母把他卖给别人，他们通过给主人家看牛来赚得一日三餐。这些小小的放牧人不需要逃学。与之相比，国内每天去上学的孩子们真是太幸福了，但我们从来没听过哪个孩子说“我们的生活太好了！”尤其到冬天的时候，他们只能在牛圈旁的小草棚里睡觉，那滋味可不好受。

十四岁开始谋生

学校里的男孩子们最爱的运动就是足球和网球。何泰（Ho Tay音译）一直都是我们的全能冠军，但是去年辍学了。

何泰刚十四岁，但他的运动生涯已经结束，他现在已经开始了单调的农民生活，赶着一头懒洋洋的水牛在泥泞的稻田里耕作。他要做个农夫，在现在这种时代，这也不算很差。

当何泰回学校看他的老同学时，他们戏谑地冲着他喊：“吁——驾——”这些孩子以后也会成为白铁匠、裁缝或是理发师。当过三四年学徒后，他们能拿到一元钱和一套工具，然后就开始自谋生路去了，干得好的一天能赚上十分钱。教会学校也有一些孩子会升入神学院继续就读。

魏兴

魏兴（Way Sing音译）是他的名字，一个可怜的孤儿，远离童年的欢乐，是中国无数受苦受难的人中的一个。

十一岁那年，他的父母不知是失踪了还是死了，他只能挨家挨户地乞讨，勉强存活下去。夜里就睡在一座破庙的稻草堆上。

这个冬天丽水出奇的冷。路上堆积着雪，泥泞的池塘也结上了厚厚的冰。我们在住处燃起一个小炉子，使劲地往里边添柴火，以驱除那种刺入骨髓的冷湿之气。这种寒冷，远比温尼伯那种零下40℃的干冷还厉害。

但是魏兴没有炉子，他睡在破庙的稻草上，被严寒包围着。一天早晨醒来，他发觉两脚被冻硬了。要是立即采取措施还来得及挽救，但他怎么懂得这样的事！什么“马上注意”，“立即采取措施”之类的想法，从来没有进过他的脑袋。

他还是像从前一样尽力去讨饭，从一家门口爬到另一家门口，双脚都已变成黑紫色。有邻居可怜他，拿出几个铜板，叫了一辆黄包车把他送到我们的诊所。当时，双脚已成坏疽，就是照片中那个样子。

尽管有着身体的痛苦，但这一天魏兴却过得很快乐，因为有好心而尽责的嬷嬷们为他减轻伤痛。这样的病情，对有家庭温暖的孩子而言，都不太可能有存活希望，然而中国人独特的抵抗力和他们对外国药物令人称奇的敏感，居然使魏兴熬过了这场灾难，只是失去了一双脚。

他来我们这里之前，要忍受这样的冻伤，确实已经十分不易。在每日和饥饿抗争的艰难生活中，他也表现得非常坚强。像这样的乞儿，在中国还有成千上万。为了表示感激，他自告奋勇地维护起诊所的秩序。有的病人桀骜难驯，举止粗鲁，他来吼上几句还是挺管用的。在神父和修女们的调教下，魏兴变得像羊羔一样温和有礼。

奏起来吧，小提琴！

这是中国的丽水，坐落在浙江省的崇山峻岭之中。这里有一把外国的小提琴，你甚至还可以选择演奏的曲目，你要听“梦幻曲”还是“降E调小夜曲”？

附近的学校举办过一次音乐会，我们曾经听到过，他们还有一架钢琴，那是全城唯一的一架。

这个小男孩，用中国话说，正在“一试身手”。拉中国的弦琴，他可是个好手。虽然中西乐器“各有好处”，但他还是更喜欢自己的乐器。

丽水的天主教徒

国内的人总是喜欢问：“你们在中国教出了什么样的天主教徒？”我们总是害怕这种问题。如果我回答：“哦，有好的，有不好的，也有心不在焉的，和任何其他地方一样。”那么这个提问者可能就要说传教工作是如何如何一种浪费力气的愚行了。这时，我们确实也很想这么回答：“天主教徒么？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好的天主教徒，我从来没见过有比他们更好的。”

当然，这样的话，我也不能说。

这种情况，真让人深感歉疚，我们真想找出什么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自己是对的。如果我们不能站出来证明中国的天主教徒已经具有了超越常人的坚忍品格，恐怕那些在背后风言风语的人们就又要搬出那样的话来给我们盖棺定论了：“我早就说过，年轻人！我们在自己国家就已经看够了中国！”

那么，中国的天主教徒是什么样的呢？因为四万万中国人没有一个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要笼统地回答这个问题也很难。如果我问你，住在你隔壁的邻居是什么样的天主教徒，恐怕你也很难说得清楚。如果我问，你自己是什么样的天主教徒，恐怕连你也说不出来。这点我懂得。我常常看到一个可怜的中国叫花子，四肢着地，靠一块木板咔嗒咔嗒地爬进我们的院子，这时我就会起这样的念头：“也许在上帝的眼里，从整体上看，他是一个比我更好的人。假如把我俩的位置调换一下，让我做他，他做我，说不定他能为这个国家的信众做出更加杰出的贡献！”被上帝赐予了更多的人，上帝对他的期望也越高，一想到这一点，我就深感不安。

我可以给你几个普通的中国天主教徒的例子，每读完一个，你都可以自问：“我们国内的天主教徒会这样做吗？”你会看到中国人在他们普通的日常生活中为了自己的信仰宁愿作出牺牲，就和许多在中国的传教士和英勇的天主教徒们在遭受到迫害的时候，为信仰做出伟大的牺牲一样。

1. 凡纳达神父的唱诗班上有个男孩，名叫尤丁（Eu Ding音译）。他是弥撒结束时唱祝福祷文的独唱歌手，他的声音非常美妙。到了放暑假的时候，每个礼拜日下午，他都要顶着酷热走十五里路来教堂，因为他知道没有人能代替他做这个工作

。

2. 在丽水，有位老太太，我们叫她“椅子女士”，因为她是个跛子。她来我们诊所求治的时候还是个异教徒，嬷嬷们尽力为她治疗。两年前她改变了信仰，现在每个礼拜日和守斋日，她都靠一把椅子支撑着，走上一英里（约1.6公里）的路来参加弥撒。就是上台来领圣餐，她也离不开那把椅子。而她看起来和任何没有病痛的人一样快乐。假如是你，受着这样的痛苦，你能做到吗？

3. 丽水周边的几个小村里大约有四五十个新信徒，每个礼拜日都来参与弥撒和聆听讲道。他们从家到教堂都要走二十至四十里不等的路。等到他们走回家里，有些人这天差不多已经步行了二十英里。

4. 前不久，青田的斯特朗神父接到一个从黄坦打来的紧急电话，有人得了急病，他正要准备出发走三天的山路，这时一个信教的男孩来了，他气喘吁吁，显然已经累坏了。原来病人在神父接到电话一天后就死了，所以那边的人派了这个男孩，用两天时间赶了三天的路程，为的是免得让神父白跑这一趟。中国天主教徒在日常生活中种种自我牺牲的事迹，若让我们来列举，恐怕数不胜数。而且身处于异教徒的环境中，要坚持和实践自己的信仰，更需要他们具备可贵的品质和英勇的气概。

“教育” 中国人

几天前，一位苦恼的母亲找到教会，求我们为她的儿子去说情。部队里的人来过她家，要她的儿子去当兵，因为每户人家都要出一名壮丁。我们到县长那里证实了这个消息，他说在这里征兵是强制性的，因为前线急需，而且这事我们不能插手。

这个学期，我们教会学校里要去上县高中的学生必须每天早上七点在操场集合，进行一小时的军训和体育锻炼，有时甚至连县长自己也得来参加。他们要培养男孩子坚强勇敢、临危不惧的性格。中国的这块地方似乎在为什么做着准备，为着将来的“某一天”。

不久前，上海举行了一场游行，抗议影片《西线无战事》的放映。他们说，正当中国在积极备战的时候，却放一部反战电影，这有什么用！和谁打仗？也许你也猜得出来。

中国正在推行强制征兵，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学校里的男孩子每天早晨必须去锻炼的原因。如果你能多想一想，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很不祥的预兆。

西方列强也给中国上了不少课，教育她拯救自己必须建立起强大的军队。但她总是不得要领，因为在中国一向都是学者受尊敬，士兵遭鄙视。说起中国军队，西方人就会忍俊不禁：我的天！中国士兵居然还带着伞，不管战斗怎么激烈，一下起雨，他们就说“算了吧，今天就打到这里好了”。但是中国正在学习。世界第一次发现中国在和日本打了五个回合之后，居然还保持着站立的姿势，没有垮下。

现在，西方世界，这个曾经嘲笑过中国，嘲笑中国的士兵犹如玩偶的西方世界，又提出裁军了。这一切究竟是什么意思？或许我们一些读者能从中得出某种结论，大胆一点说，甚至是预言。在五亿人中强制征兵，就带着一些令人不安的可能性。也许更加令人不安的是，这个比我们的文明更加古老的东方大国从所谓的西方基督教强国身上学到了“本领”。

快了，“黎明犹如中国惊雷将跨海而来！”

丽水的水陆交通

在浙江的崇山峻岭间修建公路是件艰巨的事情，要在那么多的河流上架桥就更加困难，所以图中的景象每天都在重复。

只有钢铁大桥才能抵挡得住多雨季节从山里奔流而来的洪水，但是现在，中国的公路建设尚还处在摇篮期，那样的奢侈建筑就更谈不上。

照片背景上可见一条道路通向河边，乘客们就在这里下车换渡船，而汽车则用一个巨大的竹筏载过去。